

论审美视角下的普通话轻声美感

袁向荣^①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长沙 410012)

摘要: 语音美是语言审美因素的首要因素。轻声作为重要的语言成分之一及重要的语流音变现象,它带给人的美感是客观存在的。审美视角下,轻声具有灵动有致的节律美、轻巧柔和的音质美、口语应用的模糊美、语音流变的自然美等美感特征,这是理解轻声这种语音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轻声;语音;审美;美感特征

Aesthetic Feature of Unstressed Syllables or Words in Standard Chinese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YUAN Xiang-r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12, China)

Abstract Pronunciation beauty is the primary factor in language aesthetics. It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that unstressed Chinese syllables or word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anguage and an important speech stream changing phenomena does bring people aesthetic beauty. Seen from the aesthetic angle, the unstressed syllables or words has a vivid rhythmic beauty, a gentle and soft phonetic beauty, an ambiguous spoken language application beauty, and a natural speech stream changing beauty, etc. It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phonetic phenomenon of the unstressed syllables or words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Key words unstressed Chinese syllables or words; phonetics; aesthetics; aesthetic character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和任何的语言全部共有的。”^[1]语言在大众的使用中早已培育出了审美因素,而且语言的这种审美因素首先体现在语音方面。“诗词格律、骈文散文内在的声调节奏,都是肇端于汉语自身的音韵素质。”^[2] Jackendoff提出了语言的音乐语法(musical grammar),认为人的音感(musicality)同普遍语法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3]语言内在的音乐性驱使人们说话、写作时选择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词语,以展示语言的音乐美,独享或与人共享审美愉悦,这是音韵美的人类认知共性。美好的语音使我们乐于接受,并吸引我们去领悟语音后面的语义。语言是工具,同时也是审美对象。作为语言组成部分的外在形

式,语音与理性、抽象的语法不同,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是审美的、感性的。语言的美首先通过语音的美传达给我们。显然,语音美是语言审美因素的首要因素。语音本身具有的节奏与韵律使人们在感知与运用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在声音的强弱、高低、长短、大小上进行选择和组织,对速度、力度等因素进行控制,使语音和人的生理心理机制之间形成和谐的对立关系。

轻声作为重要的语言成分之一,作为普通话中重要的语流音变现象,它带给人的美感是客观存在的。轻声作为一种轻短模糊的调子,相对于非轻声音节,它音色柔和、暗淡、虚化,音长稍短,音强稍弱,而且其读法随前面音节的音高而变化。非轻声音节和轻声音节的搭配呈现出极具魅力的语音美学色彩,成为汉语语音审美的重要因素。因此,以语音为审美对

① 收稿日期: 2009-09-01

作者简介: 袁向荣(1972-),女,湖南岳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教育硕士,主要从事语音教学研究。

象的普通话轻声不可避免地具有如下美感特征。

一 灵动有致的节律美

语流中轻重、高低、快慢、升降等多种语音要素的变化规律是形成口语节律的基本条件。口语的节律不仅具有辨义功能,而且是语言表现力的主要因素。声音的轻重缓急、音调的抑扬顿挫、不同语气和口气的长短变化、语意和情感的响应起伏都在节奏的统一协调中交错成为一种回环往复的语音形式,这种词句之间产生音色异同、对立统一的节奏周期,使语言表现出一种有节律的流动,形成口语表达的节律美。

一般说来,大家都认为整齐、平衡、匀称统一的语音在听觉上能引起美感,认为杂乱、失重、单调、畸重畸轻的语音听觉为不美。这也是言语活动的审美的社会相约。^[4]而这种整齐、平衡、匀称、多样变化的统一的语音就是语音节律美的表现。普通话语流的节奏美是与词的轻重格紧密相关的。^[5]我们如果从语音结构的层次关系来考察普通话的轻声,就会发现节律美是它的鲜明的审美特征。普通话里轻声音节独立性非常差,它们不能和有声调的音节处在同一个语音层次。在以音节作为一个层次来分割语音单位时,应该只限于有声调音节,不能包括这些轻音音节,在这个语音层次里,这些轻音音节只能依附于它前面的有声调的音节构成一个语音单位。^[6]例如,在分割“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加点的字为轻声音节,下同)这句话时,就不能把这14个音节放在同一个层次,而应该分成“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种分割告诉我们在按词语格式划分节拍时,如果有轻声音节,那么应该让轻音音节依附于它前面的有声调的音节。这个句子分割出6个节拍:有2个节拍以重读音节结尾,有4个节拍以轻声音节结尾。有1个单音节节拍,有两个双音节节拍,有3个三音节节拍。这6个节拍有强有弱,有长有短,交替出现,富有节奏感。于是我们便可以从语音链中每一个节拍中的音节的音高大小、音节长短、音调高低等构成的强弱快慢、和谐悦耳的节奏中感受到强烈的音响效果。

汉语是旋律型声调的语言。“旋律型声调语言除音的高低外,还随着音的升降变化区别声调。声调的音高和时间本来就是函数关系,旋律型声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升、或降、或平、或高、或低、或呈拱形、或呈波形,画出来很像音乐中的旋律线,听起来也有较强的音乐性……北京话只有四个声调,其中

有升、有降、有低、有平、有曲,就很具有旋律性,听起来很像是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语言。”^[7]如以“他的爷爷、奶奶老给家里的孩子买点心、讲故事,可和气啦。”这句话为例,如果加点的音节都按其本调读出来,这样虽然语流中也有语音的高低升降(因为阴阳上去声本身就有高低升降的特点),但由于语流中的每一个音节都要平均用力,并且每一个音节都是重音,那样势必会形成一种“机械式”的语言,平淡呆板,单调乏味,语言的音乐美自然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此时轻声就好比是柔顺剂,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语流中的音节产生轻重对比,使阳刚有余阴柔不足、平板生硬缺乏变化的语言增添灵动的色彩,体现出汉语普通话的文化灵性和独特的韵味。据统计,在现代汉语中,平均每5至7个音节就有一个轻声音节。文艺作品中,轻声音节占全部音节的比重可达15-20%。如此多的轻声音节与非轻声音节的交替出现,必然会形成语流的节奏美。下面这个语段历来为人称颂,具有极强的节律美。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地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破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便见风致了。(朱自清《荷塘月色》)

该语段共193个音节,46个轻声音节(无一个能区分词义和词性),88个节拍(不同的人划分的节拍数可能不相同,此为笔者的一家之言,笔者注),其中43个节拍以重读音节结尾,43个节拍以轻声音节结尾。轻声音节与重读音节交错相间组成的节拍群,形成了这一语段语音长短交错、虚实互生、明暗相映、强弱分明、轻重有致的美学特征,该语段的节奏感因之大大增强,言语旋律美妙动听。

二 轻巧柔和的音质美

轻声的轻巧柔和主要体现在轻声的轻、短、模糊的发音特征上。读成轻声的音节在音高、音长、音强

和音色方面都有一些变化,音强减弱,音长缩短,音高无常并进而导致音质发生变异。相对而言“音长在听辨轻音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可见,音长较正常音节短些是轻声的主要特点。轻声音高随前面音节声调的不同而变化,一般说来,上声后面的轻声音节是比较高的平调,阴平和阳平后面的轻声音节都是降调,去声后面的轻声音节最低,是低降调。另外,轻声导致的弱化现象如:清声母浊化、韵腹元音央化、减音、同化等都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发音时所费的力气自然减少。这种较短的音长,较弱的音强,偏暗的音色,富于变化的音高,附着在阴阳上去四声之后,给人以委婉、亲切、温柔的感觉,具有其听感上的优美柔和的特性。一旦失去了它,我们的有声语言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生硬、死板、没有“温婉的语感”。^[9]轻声听感上的优美,便于表达温馨、喜悦、甜蜜、亲切的情感。所以,轻声在儿童文学作品出现的频率很高。也许在所有的轻声音节中,“儿”尾轻声的轻巧柔和美应该是最独特、最富魅力的。如果把这些“儿”尾轻声音节读成儿化和重读音节都会严重的破坏这些诗文给人带来的美感享受。例如:

1 牵牛花,藤儿长,爬上篱笆爬上房。爬上房,吹喇叭,吹出一轮红太阳。

2 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两岸树林密,禾苗绿油油。

例 1、2中的“藤儿”、“鸟儿”、“鱼儿”都可以读成儿化,但儿化后“藤儿长”为两个音节与上面的“牵牛花”三个音节不对称。同理“鸟儿唱,鱼儿游”儿化后成为四个音节,与“小竹排,顺水流”的六个音节不对称,读起来感到别扭。把“藤儿”、“鸟儿”、“鱼儿”都读成重读音节又失去了儿歌生动活泼的情趣;失去了儿歌温婉和谐的美感。如果把“儿”尾读成轻声音节,不但具有和谐语句之间音节结构的作用,使上下文音节结构搭配整齐而匀称,而且在语义上还具有拟人化的表义功能。让语缀“儿”自成音节,是赋予“藤儿”、“鸟儿”、“鱼儿”以灵性,让“藤儿”变得灵巧可爱;让“鸟儿”、“鱼儿”也变得惹人爱怜。

三 口语应用的模糊美

现代语言学表明,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轻声作为自然语言中常见的一种语音现象,从审美角度来看,模糊美是轻声美感特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轻声音变在音流中,虽然我们也都知

道语音具有音长、音强、音高、音色等四个要素,但人们识别掌握轻声语言现象时,是对四要素的综合感受,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音色听感。轻声音节清晰部分只是声母的发音部位,其余部分更多的是舌位朝自然省力的方向变化,发音长短强弱也没有统一的规定模式和明确的界限,一般根据语速、语境的变化而变化。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后的轻声音节的音高刻度,也是不精确的。同时,轻声语感的模糊性在具体的应用口语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同一个轻声音节的调值在不同的语境中因说话者的态度不同而随时变化。如“糊涂”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轻声词,在“你这人有点糊涂”中“涂”的调值显然比一个人语重心长地说:“你好糊涂哇!”中的“涂”要低得多,二者在音长和音强方面也大不一样。如果在讥讽某人的状态下如“你怎么会糊涂呢?”甚至可以读轻声原调。这种口语应用中的实际现象已经打破了它作为单纯词使用时必读轻声的确定性。其次,同一个轻声音节的调值在相同的语境中因说话人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特征不同而变化。如“高粱”在成人口语中是习惯性轻声词,“今年的高粱长得很好。”中的“粱”是轻声,但在儿童口语中就不读轻声。如儿歌“高粱玉米哗啦啦”中的“粱”字的调值较前者高且长。第三,说话场合的正式与非正式也会造成轻声调值的模糊性,如“温和”在口语场合“他这人脾气温和”中“和”读做轻声。但在正式场合如“脾气温和的他从不和人红脸”则读阳平。另外,由于语感的直观感知是一种缺乏充分逻辑推理的心理活动。语流中的轻声音节未能用理论和符号把它详细、精确地记录下来,只是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和直观印象,从而造成轻声语感的不精确性。轻声是语言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模糊词语。^[10]没有轻声就缺少了语流中语音的轻重对比、语言的生动活泼。充分认识和理解轻声语感的模糊性特征,对我们更好掌握好轻声的发音特点,活学活用语音理论,尽快掌握轻声音节在普通话口语表达中的用法起到一定的辅助指导作用。

四 语音流变的自然美

语音的自然性,是语音生理属性在超音段语流中的具体体现。轻声是一种语流音变,一般不单独存在,只能出现在多音节的语素或词中,且总是出现在别的音节后面,具有严格的位置性。在这种组合中,轻声音节不仅自己的音高、音长、音强、音色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与它前一音节的发音有着密切的联

系。语音学的研究把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后的轻声音节调值分别标为轻短半低调2度、中调3度、半高调4度、低调1度。其实,从发音生理特征来说,为了发音的方便省力,听感自然,在阴平、阳平后的轻声字音,不可能再居于高音位或一下降低音位,在上声、去声后的轻声保持与前字调的持平。因为,如果在超音段语流中字调的反复地升降,不但发音困难且时间也相对增长,读的人费力拗口,听的人也觉得别扭不自然。可见顺应人的发音器官的需要是轻声审美上感到自然的前提和依据,或缓解声带疲劳或省时省力,目的都是使发音趋向自然、轻盈、顺口。另外,从汉语口语的节律审美上来说,为了节律上的和谐自然,轻声在语流中对词语内部的音长进行了再分配,轻声音节的音长缩短了,而它的前一个音节的音长加长了。假设每个音节的长度是两个节拍,汉语的节律习惯是22/221/2221,是双音节律。按照汉语的节律习惯,非轻声词语一般是22分配,前后音节的音长大致相等,双音节词的节拍就是4拍。但在轻声词语中,后一个音节读为轻声,它的音长就要缩短一半即只有1拍,这时,受到双音节律的影响,轻声音节把它的缩短的音值给了前面的音节,所以双音节节拍总数仍是4拍不变,如我们读“老师、老实”“报仇、报酬”,从音长上看,并没有感觉到节奏混乱,因为轻声双音节词语和非轻声双音节词语的总节拍是有多大区别的,还是4拍。这说明轻声音节音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词语内部音长的再分配。因此在读轻声音节时,一般都要延长它的前一个音节。因此,有了轻声音节的语段读起来不生硬滞涩,往往琅琅上口,十分流畅自然。

除此之外,轻声的自然美还体现在活泼的口语色彩中。轻声本来就是口语语音的一个特点。^[11]轻声是在日常的口语交流中一天天逐渐形成的,凡记载有轻声词汇的历史文献多为变文、话本、民间小说、戏曲,而在庄严正式的诗赋中则难得一见,描述土话的著作所收录的轻声词也比一本正经的词典多得多。越是口语化的场合,轻声就越活跃,如相声、鼓词等曲艺作品,而严肃的新闻、通告等,一些轻重两可的就不读轻声了。轻声是形成于口语也活跃在口语层面的现象。^[12]因此,轻声在口语化的语流中更显示出了它的活泼自然之美。

轻声是自发的语言变化的结果,同时又正处于约定俗成的语言变化发展过程中。轻声的调高等

级、时长模式、音质变化等,许多方面都具有“随机流变”的动态特性。^[13]徐世荣先生有过一段论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语音有音重量轻鲜明这一特点,而这一特点在语言表达上起着有益的积极作用,应该看作重要的语言成分之一……它给书面的死文字注入生命力,变为活语言,使汉语凭借语音,向准确、丰富、优美前进的方向发展。”^[14]轻声作为重要的语言成分之一,其存在价值在给予人的美感这方面体现得最集中,也最易让人感受到并接受。所以,从审美视角来考察轻声的美感特征是理解轻声这种语音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 [1] [美]萨丕尔. 语言论[M]. 陆卓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201-202
- [2] 梁一儒. 中国人审美心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124-132
- [3] Jackendoff Ray. A Comparison of Rhythmic Structures in Music and Language[M] //Kiparsky Paul & Youmans Gilbert, ed.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ume 1: Rhythm and Meter. San Diego: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Inc, 1989
- [4] 钱冠连. 美学语言学[M]. 海口:海天出版社, 1993: 89
- [5] 孙叶林. 普通话词语轻重格与普通话水平测试[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0(9).
- [6] 林焘. 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J]. 中国语文, 1962(7).
- [7] 林焘,王理嘉. 语音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8] 林焘,王理嘉,等. 北京语音实验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3
- [9] 徐世荣. 普通话语音常识[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9: 33
- [10] 董洁茹. 轻声音节的语音模糊性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 [11] 邵宜. 普通话双音节词语轻声化的诱发机制[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4(4).
- [12] 李莎. 从形成角度看普通话轻声的运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1).
- [13] 邵新芬. 普通话轻声解读[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9(3).
- [14] 徐世荣.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2(2): 17-18

责任编辑:李珂